



◆ 城事 / City Story

石狮子背后的传奇——曲阳石雕

保定市曲阳县是怎么兴起雕刻的？对此有许多说法，其中最为盛行的是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说。相传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流派之一的黄石公，可与鬼谷子齐名，为曲阳县人。他婴儿时被弃于曲阳的黄山，后人谓之黄石公。他隐居黄山著书立说，留下《太公兵法》和《雕刻天书》。他把前部书传给张良，把《雕刻天书》传给同乡曲阳的宋天昊、杨艺源两位弟子，从此曲阳人学会了雕刻。

据史料记载，曲阳雕刻艺术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自西汉始，曲阳石工即用大理石雕刻碑碣等物，曲阳县城南有座“狗塔”，据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，为纪念一只曾保护他逃出大火的义犬而征召当地石匠修建的。北魏时曲阳石雕中的佛像、石狮已独具风格。当时，全国各地崇尚佛教，大兴土木，修建寺庙，从而也促进了曲阳石雕中各种佛像作品的发展。曲阳石雕佛像造型庄重优美，面貌严肃威武，或慈蔼端庄，线条流畅，至今仍是传统的主要石雕品类。1953年，从古刹修德寺出土文物中，发掘出佛像、金刚像等石雕作品200多件。在这些雕像的底座上，均刻有北魏正光（公元520—524年），东魏天平等年号

和石雕作者姓名。经查，上述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曲阳县人。

唐时曲阳成为中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发源地及雕造中心。至元代，曲阳石雕已享有盛名，涌现出杨琼、王道、王浩等一批杰出的民间雕刻艺人。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大都（北京），召集各地能工巧匠。曲阳石雕艺人杨琼因雕技精湛，被任命为总管。据记载，天安门前的金水桥，就是由杨琼设计监造的。

明清时期，曲阳石雕工艺更加精巧，清末曲阳人雕刻的《仙鹤》、《千枝梅》等作品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，以致“天下咸称曲阳石雕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党中央派慰问团到革命老区慰问，曲阳石雕艺人把他们精心雕制的各种石雕，赠送给慰问团。后来，人民英雄纪念碑、人民大会堂、历史博物馆的兴建，天安门的修复，毛主席纪念堂的建造，赵州大石桥的重修等重大工程，都有曲阳石雕艺人参加。他们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首都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的历史名人浮雕，也是由他们完成的。1995年曲阳县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“中国雕刻之乡”。（至知）



◆ 达人 / Trendsetter

中华英杰多豪气，天地之间一祖逖

“闻鸡起舞”、“中流击楫”，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。但真正了解这两个典故主人公祖逖事迹者，则不会太多。

西晋末年，大族擅权，豪强肆虐，民不聊生，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了。西晋惠帝时（公元291—306年），汝南王亮、楚王玮、赵王伦、齐王冏、长沙王义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颙、东海王越等八个诸侯王之间，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，发生了一连串的内战，历时16年之久。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，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，且《晋书》将这八王汇编为一列传，历史上称为“八王之乱”。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，而后引发战争，祸及社会，殃及百姓，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，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，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。

“八王之乱”的最终结局是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，他毒死了惠帝，另立惠帝的弟弟豫章王司马炽为帝，是为晋怀帝，改年号为永嘉。

公元311年，晋怀帝与荀晞密谋杀害司马越，并且发出诏书讨伐。司马越在这年3月病死在军中。而司马越的军队在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到东海封国时，与匈奴石勒的军队于苦县作战大败，十万人全被歼灭，西晋的最后一支可用兵力也被消灭，已再无可战之兵。

很快，匈奴大军攻陷洛阳，晋怀帝被俘，中原地区顿时大乱，史称永嘉之祸。北方人民纷纷逃亡到南方避难，祖逖也被迫带着亲族宗党几百家人南下淮阴（今江苏徐淮地区）。一路上大家风餐露宿，历尽艰辛，祖逖主动把车马让给老弱者和病人，又把粮食、衣物和药品分给别人。他和大家同甘共苦。大家对他敬佩有加，一致推举他担任流亡队伍的“行主”。

在逃亡的过程中，祖逖目睹了老百姓的惨状。南下江南后祖逖多次向江南的实际领导司马睿建议北伐。

满足于偏安一隅的司马睿敷衍祖逖，任命其为徐州刺史，军咨祭酒，移居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。当时的徐州已经沦落到匈奴人手中，祖逖的徐州刺史实际上就是个虚职，他就是个光杆司令。

不过，倔强的祖逖还是不断的向司马睿上书

请战，力请北伐。祖逖的要求，代表了人民的意愿，但却不是司马睿的选项。司马睿自移镇建邺，为拼凑江南小朝廷而不遗余力，他和拥戴他的门阀士族都无意北伐。从司马睿的角度来说，虽然国土沦丧，他仍不失为偏安之主；如果北伐成功，这皇帝的宝座还不知究竟属谁呢？但面对祖逖大义凛然的请求，他又不愿落下阻止北伐的恶名，于是，便消极对待此事。为了敷衍天下人，司马睿乃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前锋都督出师北伐，只拨给他1000人的粮食与3000匹布，不给铠甲兵器，不给一兵一卒，让他自募士众，自制刀枪。

于是，祖逖便带着辎重和自愿跟随他南下的几百人一起北上。

祖逖率部到达江北的淮阴后，一方面派人冶铸兵器，一方面派人招募流民。祖逖的对手不仅是割据冀、豫一带，拥兵十多万羯族首领石勒，河南地区还盘踞着为数众多的汉族地主豪强武

装，即所谓“坞主”。这些坞主修筑坞堡，自称刺史、太守，称霸一方，依违于晋、赵之间，情况非常复杂。他们可能成为北伐军的盟友，也可能成为北伐军的敌人。这种形势决定了祖逖北伐的道路注定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道路。

不久之后，祖逖新组建的北伐部队人数就达到了2000多人，随后祖逖率部行进到屯雍丘（今河南杞县）。当时在河南地区，匈奴汉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，其实各个地区的坞主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。这些人没有统一起来打匈奴，反倒是经常的互相争斗，经常在汉与晋之间做墙头草，哪边势力强就依违于哪边。

祖逖得知情况后，派人和这些坞主进行谈判，表示愿意联合起来共防石勒。一些小的坞主迫于石勒的威胁，不得不送其子弟到襄国为人质，祖逖十分理解他们的处境，任由这些小坞主既服从石勒，又服从自己。这些坞主对祖逖十分感激，石勒军有什么行动，他们都提前

告知祖逖，因此祖逖的部队经常打胜仗，其声望越来越高。

石勒统治范围内的很多汉人将领纷纷归附祖逖，而留在北方仍然效忠于晋室的将领李矩、郭默、上官巳、赵固等人也表示愿意听从祖逖的指挥，共同打击石勒。祖逖的声势顿时大振！在此后的一段时间，由于要为北渡黄河做准备，祖逖下令严整军纪；自奉俭约，不畜资产，劝督农桑，发展生产，深得百姓爱戴。

祖逖自身生活俭朴，不畜私产，其子弟与战士一样参加耕耘、背柴负薪。他还收葬逝者枯骨，加以祭奠。因此，北伐军得到河南地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。一次，祖逖摆下酒宴，招待当地的父老兄弟，一些老人流着眼泪说：“吾等老矣！更得父母，死将何恨！”乃在座上歌曰：“幸哉遗黎免俘虏，三辰既朗遇慈父。玄酒忘劳甘脯脯，何以咏恩歌且舞”。

石勒不敢和祖逖纠缠，于是派人修葺了祖逖的祖宗陵寝，同时还派遣使者向祖逖请求互市。祖逖虽然没有直接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，对双方通商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一举措，使豫州的税收达到了田赋的十倍。史称，“听互市，收利十倍，于是公私丰赡，士马日滋”。

其时匈奴刘曜与羯族石勒互相攻击，时机对晋朝很不利，但东晋内部迭起纠纷，对祖逖不支持，反而派都督戴渊相牵制。他因朝廷内明争暗斗国事日非而忧愤终日。公元321年，祖逖病死在雍丘（今河南杞县），终年56岁。

据史书记载，中原老百姓听到祖逖病逝的消息后，如丧考妣，万分悲痛，许多地方的民众为他建了纪念祠堂，表示了对这位北伐英雄的尊敬。宋人胡曾首咏史诗，表达了对祖逖病亡的历史遗憾：“策马行行到豫州，祖生寂寞水空流。当时更有三年寿，石勒寻为阶下囚”。

1965年12月24日，毛泽东在73岁寿辰的前两天，由杭州来到南昌，想起了曾于此地“击楫”的祖逖，感物明志，写下《七律·洪都》：

到得洪都又一年，祖生击楫至今传。
闻鸡久听南天雨，立马曾挥北地鞭。
鬓雪飞来成废料，彩云长在有新天。
年年浪浪推前浪，江草江花处处鲜。

（刘继兴）

